

对一个肢体残疾的人来说，人生最美好的梦想，莫过于奔跑。对于从小就因患小儿麻痹症失去奔跑能力的庄建艳来说，“奔跑”像一束阳光，照亮了她的生命。

2015年的一天，年近半百的庄建艳，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那端是陌生的声音：“我是残联的，我们在排一个舞蹈，想请你参加。”

舞蹈？庄建艳的心颤动了一下，针刺样的疼痛自她心间传到了末梢，传到她那常常隐隐作痛的右脚。

“看什么看，你能跳舞吗？你这个瘸子！”

那年，她七岁，刚上小学一年级，一群小朋友正在排练舞蹈，为了在六一儿童节演出。她们奔跑，跳跃，腾挪，那么自如，那么轻盈，那么自由，真好看啊！她倚靠在门边，向舞蹈室内悄悄地张望，可是，这个稚嫩的声音，那么恶毒地将她从天堂推入地狱。

她不知道要怪谁。父母尽力了，几十年省吃俭

用，给她做了一次又一次的手术；兄弟姐妹尽力了，在家，帮她做她想做却做了的事，在外，呵护着她不让她受同学欺负。要怪，只能怪命运吧。

可命运远远没有就这样放过她。她学习勤奋，成绩一直排在班级的前列。父母亲人的深恩，她无以为报，只能用好好读书，来减少他们的负累；未来坎坷，她希望有一技傍身。书就是泅渡她人生之海的舟楫，书也是她内心的支撑和希望。可是，到高二那年，她才被告知，大学不收残疾人。她的梦瞬间碎成齑粉，仿佛从高高的云端突然跌落，这回跌伤跌残的，是她的心，她感觉心被生生扯裂了，揉碎了。

大学梦断，父母想方设法，好不容易才把她安排到一家公司当会计。她没有学过会计，能不能胜任，能不能留下来，就看接下来两个月的上岗培训。她无比珍惜这个来之

奔跑

施立松

不易的机会，那两个月的培训，她像海绵入水，废寝忘食，孜孜不倦，学习，再学习，不懂就问，还不懂，再问，功不唐捐，她如愿通过了考试，有了自己的第一份工作。养活自己，这是她最高也是最低的人生目标。后来公司被另一家公司兼并，她和她的爱人因此相遇，从相知到相怜相惜，最终走到一起，有了一个可爱的孩子。她满心觉得，上苍待她不薄。可是，命运还是没有放过她。她七岁的儿子，在自家门口，被车撞了。那么鲜活的生命，那么强劲的双腿，奔跑起来像头小鹿，竟毫无征兆地消失了。她的心肝啊，被生生摘去了。整整三年，她没有出门。像受伤的

兽，躲在洞穴里，舔舐着伤口，直到另一个小生命的到来。

再后来，夫妻双双下岗，丈夫打零工维持生计，她守着女儿，恨不得寸步不离，直到女儿上了大学。女儿不在家的日子，她是寂寞的。她不想出门。走路姿势难看，走得慢会挡着别人的路。

直到那一天，那个电话。奔跑。舞蹈。多么可爱的字眼，又是多么疼痛的字眼啊，仿佛远在天边的云彩，突然降落在她的眼前，她伸出手就能握在手心。她想着，这是梦吧。一定是梦吧。电话那端的声音，又那么真实，那么真挚：

来看看，先来看看，你要是不方便，我们去接你。

放下电话后，她坐屋子里，一缕阳光从窗棂外斜射进来，她感觉自己的心间好像有一股暖暖的

萌动，像被惊蛰的雷声惊醒的地底的种子，伸着脖颈，展着身子，充满着活力。她还犹豫着，车已到了门口。

站在排练场的时候，她是羞涩的，像长途跋涉的人，闯进一个陌生的世界，手足无措。让她放开怀抱的，是那些轮椅上坚定的眼神和那含泪的笑容。原来，没有强壮的双腿，真的也可以舞蹈啊！她怎么能不被吸引呢？那是谜一样的笑，那是梦一样的舞蹈啊，她毫无抵抗地就迷恋上了。

排演的日子，困难数不胜数，但，那又算什么呢。来回的路那么长那么难，脚都磨破了，遇到雨天，不能行走，只能打车，车费不能报销，本来靠拿低保过生活，打车去排练，多么奢侈，但那又算什么呢，她从没有如此轻松愉快过。彩排那天，她们找到跟比赛场地接近的学校体育馆，可体育馆在二楼，对于她们这些轮椅上的人来说，二楼，简直就是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啊。但这又算什么呢，能难过她们的人生路吗，能难过坎坷残酷的命运吗。

肢残轻的，相互搀扶着，一步一步挪上去，肢残重的，只能由残联的工作人员一个一个背上去。上到二楼，他们都差点没有力气彩排了。还有一次，在海天佳境小区篮球场彩排，下着雨，她们浑身湿透，仍坚持一遍遍排着，直到冻得直打哆嗦。

大赛的日子终于来了。她们看到聋哑人那么轻盈地跳着舞，暗暗叹息着，有腿真好啊！她们紧张，不安，手脚都轻颤着。音乐声起，灯光聚焦，掌声四起。真像梦境啊。她们心都飞起来，只想到那梦境里奔跑，奔跑，奔跑。那么快乐地奔跑，像天使一样，轻盈地张开了隐形的翅膀。音乐声止，掌声雷动，她们走回场边，看到两边的聋哑人齐齐为她们竖起大拇指，她们听到台上宣布：温州市首届残疾人健美操一等奖第一名，是她们！她们都笑了，又哭了，又笑了。

风和日丽，春暖花开。这一阵，一拨又一拨赏花客闻风出动。除了说得上名字的花儿，这个春天，“树上开满大妈花”“地下趴满摄影大爷”成了令人侧目的一“景”——这边，女士们手脚并用攀上樱花枝，高低错落；那头，男士们胸腹贴地举起相机，一字排开。嗨，这阵势！好在美丑自有公论：这些自以为美的举动，在广大网友眼里是丑陋的。

笔者倒并不同意一味指责“大妈”“大爷”，也不赞同什么“坏人变老”的调侃，诸如随意攀花折枝，粗暴闯入花丛、草丛，绝不是特定人群的“习惯”，给类似不文明行为贴上年龄标签是不够公允的。这不，3月底，一年轻女子来到被称为“最美车站”的巴士二公司南浦车队，把停在站内的公交车当“道具”，贴在前挡风玻璃上拍照。她可能觉得不过瘾，还擅自打开公交车门，到车厢内“取景”，留下满地垃圾离开。更令人惊心的赏花者，居然晚上躺在公交车进站口“摆拍”……为了“美”，简直无所不用其极。至于受长辈“指导”而乱踩花草的稚儿，又岂为罕见？

文明从自身做起，不是一句空话。在本地，这些不雅行为或许还可以打上年龄、性别标签，那么，出门在外就有可能被打上地域标签甚至国别标签，让无辜的同龄人、同乡人莫名背黑锅，百口莫辩。“差评”日久，会是什么结果呢？

公共场所的花草属于大家，个人不能任意处置；倘若自家院子里种的，乐意折几枝美化居室或者送人，旁人不好说什么。不过，要真是自家的，折花人恐怕就会翻作怜花人，就像《红楼梦》里提到，几个老妈妈承包园子杂务后，“照看得谨谨慎慎，一根草也不许人动”。如今文明年代，遇公物念公德，大家就都有景可赏。

黄惠

赏花的姿势



蚕豆的故事

钟明德

他全家聚尝新品蚕豆，一致公认，从未吃过这么好吃的蚕豆。第三年种出的蚕豆可又变成奉贤蚕豆了。推究原因：水土异也，虽然南桥距下沙不过三十公里。不仅是蚕豆，毛豆也是如此。

去年在《新民晚报》夜光杯副刊上看到有一位游召稼楼的作者说游召稼楼别忘了去那里蔬菜市场。虽只此一句，我感到这是句内行的话，莫非他也分辨出其中的大同小异了。这里我一点也没有贬低奉贤抬高南汇的意思，而是想说祖国如此博大，你需要蜻蜓点水，浮光掠影地了解，也需要一步一步细察，一点点地体味，才能真正地领略祖国的伟大。同样一条带鱼，旅大的、吕泗的、舟山的、三亚的味道大同中有小异，这个小异便是博大丰富的内涵，也就是各地的特色。人类发展到现在中外食材基本相同，我们追求的是其中小异。

能区别小异，这已达到了一定的境界。品茶品酒如此，旅游赏景如此，看戏听曲也如此。

的蚕豆分送给邻居朋友了，同时还说了不少推介话。一次，奉贤乡下的侄子侄媳吃过了南汇蚕豆说要些种子，第二年

谁也不知海洋有多深，其实，也不知道有关海洋鱼类的知识之海有多深。我来到海洋博物馆，听一千种鱼给我上课。鳄鱼从非洲而来，红鲍从南美洲而来，乌燕鸥从印度洋而来，墨鱼、带鱼、大小黄鱼从东海游来，金枪、马鲛、鲨鱼、石斑从南沙群岛来到。

蔡旭

二级保护的文昌鱼、宽吻海豚，世界濒危的大鲵、小抹香鲸，让我大开眼界。

在海洋馆听鱼们讲课

色彩斑斓的观赏鱼类，让我眼花缭乱。身价百万的极品龙鱼，难得

地一见真颜。善跳的弹涂鱼，能飞的燕鳐，会发电的电鳐，化身为标本，令我惊叹不已。

不知是出于警惕，还是由于惊恐，那些不睡觉的鱼们，小憩时也要睁着双眼。一秒不停地游动的鲨鱼，被称为劳动模范；可它说是生活所迫，不工作，就没法活。也有一些鱼中的败类，例如躲在海中的河豚……

我从海洋博物馆出来，脑中装着满足与疑惑。

一下子从大海中游出，回到了世间。

忽然觉得鱼类也像人

类，海里，也是人间。

林逾静“的野趣。台风季来了，狂风中鸣蝉噤声，倾盆大雨在地面掀起白色水雾，一伺风停雨住，浴后光鲜的绿愈发青翠欲滴，让街道漫起野山的芳香。

从一场夜雨里醒来，孩子们眼中的柏油马路，成了缀满梧桐树叶的深色地毯，五彩缤纷。在几条知名老马路两边，它们优雅的长臂在空中交错。窄窄人行道一侧的静谧墙垣内外，旧宅和老梧桐隔墙相依呢喃，沙沙的树叶声也像断断续续的梦呓。

终于，焦糖色干枯瑟缩的梧桐树叶们，完成了使命、穿过朔风清脆地着陆，碎成褐色的齑粉。在稚童的奔跑欢笑声中，春天的站点也不远了。

梧桐，上海的绿，绿得传奇淡定，处变不惊。海派的梧桐，足以铺垫这座无山之城跌宕起伏的传说。

从此之后，海韵艺术团正式成立，庄建艳当团长。艺术团的事，就是她的事，她照顾轮椅上的姐姐，鼓励她们，帮助行动不便的兄弟们解决生活上的困难。排演中要请老师，请老师需要经费，她要拖着残腿，敲开一扇扇门，一点一点争取经费；她要教学得慢的人，要顾及他们的自尊心，她深知他们的敏感和脆弱。她把自己忙成大家眼中的“阿婆”。

花海似锦诗意图

刘翔

洋县三月花似海，踏青赏花赛诗忙。日前，追随着春天的脚步，和几位摄影界大咖朋友来到陕西省洋县草坝村

歌爱好者齐聚这里举行了花海赛诗会，他们站在田间地头轮廓用脍炙人口的诗句歌颂自己美丽的家乡、幸福的生活和洋县的传统文化。《哦，朱鹮》、《在一朵梨花里度过一生》、《花海州》等诗篇将洋县的朱鹮名片、花海名片、有机农业名片悉数展示给在场的嘉宾，优美的诗句和宜人的风景引起赏花游客的阵阵掌声，给置身于花海的人们带来了一场视觉和听觉的盛宴。

春天的油菜花田真美，在阳光的照耀下，不用太好的器材与太高级的技巧，就能拍出那种大自然的美来，这就是春天的魅力。我用一架索尼卡片机与手机，寻找着花海中的美景。一张又一张，黄灿灿的油菜花在风中摆动。静止有静止的美，舞动有舞动的美。



摄影

一江一河横贯城区，申城虽有水无山，颇乏天物的滋润。所幸城里有各类行道树生长发育良好，变幻的绿意让都市人得以亲近自然、体察四季。

香樟是行道树当中最常见的，卵圆的树形四季常青，春天里，褐色树籽悄然落得满地，任人走过踩得嘎吱作响，其浑沉内敛的秉性，像树中一位稳重大方的兄长。广玉兰，暗绿色的叶瓣油光可鉴，伴着馥郁袭人的花香，分明似油画中的持着白帕的绿色旗袍女子；银杏树有奇巧的扇形羽叶，是个性情浪漫的音乐人，披金黄斗篷指挥一台秋天的萨克斯专场；还有花形如白鸽的市花白玉兰、饱经风霜枝干如刀锋镌刻的枫杨……

岁岁年年从树下走过，最令我倾心的却只有梧桐，也称法国梧桐。它极易生长，树色深浅变幻、不阴也不阳，厚薄适宜的叶片透着阳光和空气，如一顶顶绿伞，一季一景点缀在城市的纵横脉络之中。

腊月里，梧桐们守在风中，洗尽铅华，光秃的树枝，让阳光尽洒人间，遒劲向上的枝桠像一只只巨掌托举起信念。正月，树皮上灰白交映的图案，在雪中如跳跃的脱兔，和记忆中绽放的红色爆竹碎屑一起，成为喜气的瑞年吉祥符号。惊蛰，万物复苏，绿芽一夜在梧桐枝头冒出。渐渐地，缥缈的翠烟从车水马龙的绵绵薄雾中升起，浮在石库门和弄堂老屋旧瓦的深灰色之上。菜场边、

公园里、写字楼之间，雨露，晕染出一幅幅湿润漉漉的市井水墨丹青。

夏天，是梧桐的自然造化中最葱茏的时节。此时，灰白里泛青的树干不时因树皮的剥落，呈现出更斑驳的质地。映着初夏的蓝天，巴掌般大的叶子现出明绿，由一柄细细的梗连在枝头，摇曳着万种风情，如苏打绿那文艺腔的婉转歌喉。十几米高的玉树仙子白天遮天蔽日抵挡暑气，夜里纳故吐新为都市送来鲜氧，黎明的晨光里又成了鸟雀们鸣啾耍闹的青纱帷幔。

密不透风的绿荫在仲夏午后，齐齐迸发出此起彼伏的蝉鸣，树下童子拿着捕网望眼欲穿，午休的老伯眯眼从中怀想“蝉噪